

古典小說故事叢書

李逵的故事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I247.8
188

1031
351
(3)

古典小說故事叢書

李逵的故事

內 容 提 要

李逵，是个眼里放不下一粒砂子的好汉。他为人憨直、淳朴，說話干脆，行动魯莽。他向来只認眞理，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。他觉得是对的，开口就說，动手就干。但他說錯了話，干錯了事，他能認錯服輸；并且拚着性命，去挽回和补救他的过失。

乍看起来，李逵好象是杀人不眨眼，但他所杀的都是賊官污吏、地主惡霸；他对待那些受压迫者却是滿腔同情，当他听到李鬼假說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养时，他不仅不杀李鬼，反而慷慨解囊給他銀子叫他回家养娘。

“水滸”里关于李逵的故事很多，这里只摘选了一部分，讀者就足以認識这个人物了。

李 逵 的 故 事

周 紹 良 节編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西街十三号)

山西省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2号

山西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西分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· 2 $\frac{3}{4}$ 印張 · 65,000字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,596册

統一書号: 10088·98

定 价: 二角六分

五
七
一
五
七
九
十
一
月
第
一
版

目次

一	江心斗張順.....	1
二	板斧鬧江州.....	15
三	沂嶺殺四虎.....	32
四	打死殷天錫.....	52
五	独臂羅真人.....	62
六	下井救柴進.....	78

一 江心斗張順

話說故宋時候，鄆城縣有一義士，姓宋名江，表字公明。排行第三。爲他面黑身矮，人都喚他做“黑宋江”。爲人仗義疏財，更兼愛習槍棒，學得武藝多般。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，以此，山東河北聞名，都稱他做“及時雨”。因爲一時不忿，殺了外室閻婆惜，被拿在牢里。後來宋江父親宋太公，使用錢帛，來縣里買上告下，方才免去死罪，刺配江州牢城。宋江到了江州，發下牢城營里，管營的着他在抄事房做過抄事。不多日，宋江卻又結識了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。這戴宗有一等驚人的道術，但出路時，把兩個甲馬拴在兩只腿上，作起“神行法”來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；因此，人都稱做“神行太保戴宗”。

這日，宋江、戴宗二人，去到江州城里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飲酒，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，才飲得兩三杯酒，只听樓下喧（TUN）鬧起來。過賣^①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：“这个人，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。沒奈何，煩院長去解拆則个。”戴宗問道：“在樓下作鬧的是誰？”過賣道：“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个喚做鐵牛李大哥，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。”戴宗笑道：“又是這厮^②在下面無禮。我只道是甚么人。——兄長少坐，我去叫了這厮上

① 過賣——堂倌、茶房。

② 這厮——这家伙，这小子。

來。”戴宗便起身下去。不多時，引着一個黑凜(カㄌㄣ)凜大漢上樓來。宋江看見，吃了一驚，便問道：“院長，這大哥是誰？”戴宗道：“這個是小弟身邊牢里一個小牢子，姓李，名逵(ㄋㄨㄟ)：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；本身一個異名，喚做‘黑旋風’李逵。他鄉中都叫他做李鉄牛。因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來，雖遇赦宥(ㄌㄨㄟ)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還鄉。為他酒性不好，人多懼他。能使兩把板斧，又會拳棍。見今在此牢里勾當①。”李逵看着宋江問戴宗道：“哥哥，這黑漢子是誰？”戴宗對宋江笑道：“押司，你看這厮恁(ㄇㄣ)么②粗鹵(カㄣ)！全不識些體面！”李逵道：“我問大哥，怎地是粗鹵？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請問‘這位官人是誰’便好，你倒却說‘這黑漢子是誰’；這不是粗鹵却是甚么？我且與你說知：這位仁兄便是閑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？”戴宗喝道：“咄(ㄉㄨㄛ)！你这厮敢如此犯上！直言叫喚，全不識些高低！兀(ㄨ)自不快下拜，等几時！”李逵道：“若真個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閑人，我却拜甚鳥！節級哥哥，不要賺(ㄉㄨㄛ)我拜了，你却笑我！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是山東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爺！你何不早說些个，也教鉄牛欢喜！”扑翻身軀便拜。宋江連忙答禮，說道：“壯士大哥請坐！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來我身边坐了吃酒。”李逵道：“不耐煩小盞吃，換個大碗來篩(ㄆㄣ)。”

宋江便問道：“却才大哥為何在樓下發怒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有一錠大銀，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，却問這主人家挪借十兩銀子去贖

① 勾當——做事、當差。

② 恁么——這樣。后面的恁地，恁的略同。

那大銀出來便還他，自要些使用。叵(ㄍㄨ)耐^①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！却待要和那厮放對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。”宋江道：“只用十兩銀子去取？再要利錢么？”李逵道：“利錢已有在這裡了，只要十兩本錢去討。”宋江听罷，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，把與李逵，說道：“大哥，你將去贖來用度。”戴宗要阻當時，宋江已把出來了。李逵接得銀子，便道：“却是好也！兩位哥哥只在這裡等我一等。贖了銀子，便來送還；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。”宋江道：“且坐一坐，吃几碗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了便來。”推开帘子，下樓去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。却才小弟正欲要阻，兄長已把在他手里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却是為何？”戴宗道：“這厮虽是耿直，只是貪酒好賭。他却几時有一錠大銀解了！兄長吃他賺漏了這個銀去。他慌忙出門，必是去賭。若還贏得時，便有得送來還哥哥；若是輸了時，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？戴宗面上須不好看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尊兄何必見外。些須銀子，何足挂齒？由他去賭輸了罷。我看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。”戴宗道：“這厮本事自有，只是心粗胆大不好。在江州牢里，但吃醉了時，却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。我也被他連累得苦。專一路見不平，好打強漢，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。”宋江道：“俺們再飲兩杯，却去城外閑玩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。如此最好。”

且不說兩個再飲酒。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，尋思道：“難

① 叵耐——可恨、令人不能忍耐。

得！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兩銀子。果然仗義疏財，名不虛傳！如今來到這里，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，沒一文做好事，請他。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，且將去賭一賭。倘或贏(1)得幾貫錢來，請他一請，也好看。”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里來，便去場上，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“把頭錢①過來我博(2)！”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，便道：“大哥，且歇這一博，下來便是你博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要先賭這一博！”小張乙道：“你便傍猜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不傍猜！只要博這一博！五兩銀子做一注！”有那一般賭的却待一博，被李逵劈手奪過頭錢來，便叫道：“我博兀誰？”小張乙道：“便博我五兩銀子。”李逵叫聲：“快③！”肱(4)膊(5)地博一個“叉”④。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。李逵叫道：“我的銀子是十兩！”小張乙道：“你再博我五兩；‘快’，便還了你這錠銀子。”李逵又拿起頭錢，叫聲：“快！”肱膊地又博一個“叉”。小張乙笑道：“我教你休搶頭錢，且歇一博，不聽我口，如今一連博上兩個‘叉’！”李逵道：“我的銀子是別人的！”小張乙道：“遮(6)莫⑤是誰的也不濟事了！你既輸了，却說甚么？”李逵道：“沒奈何，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來還你。”小張乙道：“說甚么閑話！自古‘賭錢場上無父子’！你明明地輸了，如何倒來革爭⑥？”李逵把布衫拽(7)起在前面，口里喝道：“你們還我也

① 頭錢——一種用錢正背定輸贏的賭具。

② 博——擲。

③ 快——背。

④ 叉——正。

⑤ 遮莫——尽管。

⑥ 革爭——賴。

不还？”小張乙道：“李大哥，你閑常最賭得直，今日如何怎么沒出豁①？”李逵也不答应他，便就地下擄（ㄌㄨˊ）了銀子，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，都裝在布衫兜里，睜起双眼，就道：“老爺閑常賭直，今日权且不直一遍！”小張乙急待向前夺时，被李逵一指一交。十二三个賭博的一齐上，要夺那銀子，被李逵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这伙（ㄅㄟㄅㄟ）人打得沒地躲处，便出到門前。把門的問道：“大郎，那里去？”被李逵提在一边，一脚踢开了門便走。那伙人随后赶將出來，都只在門前叫道：“李大哥！你恁地沒道理，都搶了我們众人的銀子去！”只在門前叫喊，沒一个敢近前來討。

李逵正走之时，听得背后一人赶上來，扳住肩臂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？”李逵口里应道：“干你鳥事！”回过臉來看时，却是戴宗，背后立着宋江。李逵見了，惶恐滿面，便道：“哥哥休怪！鉄牛閑常只是賭直；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，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，喉急了，时下做出这些不直來。”宋江听了，大笑道：“賢弟但要銀子使用，只顧來問我討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輸与他了，快把來还他！”李逵只得从布衫兜里取出來，都遞（ㄉㄧˋ）在宋江手里。宋江便叫过小張乙前來，都付与他。小張乙接過來，說道：“二位官人在上：小人只拿了自己的。这十兩原銀虽是李大哥兩博輸与小人，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，省得記了冤仇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只顧將去，不要記怀。”小張乙那里肯？宋江便道：“他不曾打伤了你們么？”小張乙道：“討头的、拾錢的和那把門的，都被他打倒在里面。”宋江道：“既是恁的，就与他众人做將息②錢；兄

① 沒出豁——沒出息。

② 將息——休養。

弟自不敢來了，我自着他去。”小張乙收了銀子，拜謝了回去。宋江道：“我們和李大哥吃三杯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，是唐朝白乐天古迹。我們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觀江景則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可于城中買些餚饌之物將去。”戴宗道：“不用；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賣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恁地时，却好。”

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。到得亭子上看时，一边靠着潯陽江，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來副座头。戴宗便揀一副干净座头，讓宋江坐了头位，戴宗坐在对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个坐定，便叫酒保鋪下菜蔬果品海鮮按酒^①之类。酒保取过兩樽“玉壺春”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；开了泥头，李逵便道：“酒把大碗來篩，不耐煩小盞价吃！”戴宗喝道：“兄弟好村！你不要做声，只顧吃酒便了！”宋江分付酒保道：“我兩個面前放兩只盞子，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。”酒保应了下去，取只碗來放在李逵面前；一面篩酒，一面鋪下餚饌。李逵笑道：“真个好个宋哥哥，人說不差了，便知做兄弟的性格。結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！”

酒保斟酒，連篩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見了这兩人，心中欢喜，吃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辣(分)魚湯吃，便問戴宗道：“这里有好鮮魚么？”戴宗笑道：“兄長，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？此間正是魚米之鄉，如何沒有鮮魚？”宋江道：“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。”戴宗便喚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点紅白魚湯來。頃刻造了湯來，宋江看見道：“‘美食不如美器’。虽是个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齐器皿！”拿起筋

① 按酒——下酒菜。

來，相勸戴宗、李逵吃，自也吃了些魚，呷（ㄊㄧˇ）几口湯汁。李逵并不使筯，便把手去碗里撈（ㄌㄠˊ）起魚來，和骨头都嚼（ㄐㄠˋ）吃了。宋江看見忍笑不住，呷了兩口汁，便放下筯不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長，一定這魚醃了，不中仁兄吃。”宋江道：“便是不才酒后只愛口鮮魚湯吃，這個魚真是不甚好。”戴宗應道：“便是小弟也吃不得；是醃的，不中吃。”李逵嚼了自碗里魚，便道：“兩位哥哥都不吃，我替你們吃了。”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撈將過來吃了，又去戴宗碗里也撈過來吃了，滴滴点点，淋一桌子汁水。

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头都嚼吃了，便叫酒保來，分付道：“我這大哥想是肚饑。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吃，少刻一發算錢還你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這里只賣羊肉，却沒牛肉。要肥羊尽有。”李逵听了，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“你又做甚么！”李逵應道：“叵耐這厮無禮，欺負我只吃牛肉，不賣羊肉與我吃！”酒保道：“小人問一聲，也不多話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去只顧切來，我自還錢。”酒保忍氣吞聲，去切了二斤羊肉，做一盤將來放在桌子上。李逵見了，也不謙讓，大把价揸（ㄕㄧㄝˇ）來只顧吃；拈指間，把這二斤羊肉都吃了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壯哉！真好漢也！”李逵道：“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，吃肉不强似吃魚？”

戴宗叫酒保來問道：“却才魚湯，家生^①甚是整齊，魚却醃了不中吃；別有甚好鮮魚時，另造些辣湯來，與我這位官人醒酒。”酒保答道：“不敢瞞院長說：這魚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魚還

① 家生——家伙。

在船內，等漁牙^①主人不來，未曾敢賣動，因此未有好鮮魚。”李逵跳起來道：“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吃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休去！只央酒保去回几尾來便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。直得甚么！”戴宗攔(ㄉㄤ)當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對宋江說道：“兄長休怪：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，全沒些个体面，羞辱殺人！”宋江道：“他生性是恁的，如何教他改得？我倒敬他真實不假。”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。

却說李逵走到江邊，看時，見那漁船一字排着，約有八九十只，都纜(ㄉㄤ)系在綠楊樹下。船上漁人，有斜枕着船梢睡的，有在船頭上結網的，也有在水里洗浴的。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，一輪紅日將及沉西，不見主人來開艙(ㄘㄨㄥ)賣魚。李逵走到船邊，喝一聲道：“你們船上活魚，把兩尾來與我！”那漁人應道：“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，不敢開艙。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等甚么鳥主人！先把兩尾魚來與我！”那漁人又答道：“紙也未曾燒，如何敢開艙？那里先拿魚與你？”李逵見他眾人不肯拿魚，便跳上一只船去。漁人那里攔當得住？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顧便把竹筴(ㄅㄛ)簾(ㄌㄧㄢ)來拔。漁人在岸上，只叫得：“罷了！”李逵伸手去撈(ㄌㄠ)板底下一絞摸時，那里有一個魚在里面？原來那大江里漁船，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，養着活魚；却把竹筴簾攔住，以此船艙里活水往來，養放活魚；因此，江州有好鮮魚。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筴簾提起了，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。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筴。那七八十漁人都

① 漁牙——以介紹買賣為職業的叫牙。漁牙是專作買賣魚這一行的。



黑旋風斗浪里白條

黑旋風

奔上船，把竹篙(ㄍㄠ)來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(ㄆㄠ)起來，便脫下布衫，里面單系着一條棋子布手巾兒；見那亂竹篙打來，兩只手一架，早搶了五六條在手里，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。漁人看見，盡吃一驚，却都去解了纜，把船撐(ㄉㄥ)開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條條地，拿了截折竹篙，上岸來趕打，行販都亂紛紛地挑了担走。

正熱鬧里，只見一個人从小路里走出來。眾人看見，叫道：“主人來了！這黑大漢在此搶魚，都趕散了漁船！”那人道：“甚么黑大漢，敢如此無禮？”眾人把手指道：“那廝兀自在岸邊尋人廝打！”那人搶將過去，喝道：“你這廝吃了豹子心，大虫胆，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！”李逵看那人時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紀，三柳掩口黑髯，頭上裹頂青紗万字巾，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(ㄌㄧ)兒；上穿一領白布衫，腰系一條絹搭膊(ㄅㄛ)；下面青白梟(ㄊㄧ)脚多耳麻鞋；手里提條行秤。那人正來賣魚，見了李逵在那里橫七豎八打人，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，趕上前來，大喝道：“你這廝要打誰！”李逵不回答，輪過竹篙，却望那人便打。那人搶入去，早奪了竹篙。李逵便一把揪(ㄉㄧ)住那人頭髮。那人便奔他下三面，要跌李逵，怎敵得李逵的牛般氣力，直推將開去，不能彀攏身。那人便望肋(ㄈㄥ)下擡得几拳，李逵那里着在意。那人又飛起腳來踢，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，提起鉄鎚般大小拳头，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掙(ㄕㄥ)扎(ㄕㄧ)？

李逵正打哩，一個人在背后劈腰抱住，一個人便來幫住手，喝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”李逵回頭看時，却是宋江、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。那人略得脫身，一道烟走了。戴宗埋怨李逵道：“我教你休來討魚，又在这里和人廝打！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

償命坐牢？”李逵應道：“你怕我連累你？我自打死了一個，我自去承當！”宋江便道：“兄弟休要論口，拿了布衫，且去吃酒。”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跟了宋江、戴宗便走。行不得十數步，只听得背後有人叫罵道：“黑殺才，今番要和你見個輸贏！”李逵回轉頭來，看時，便是那人，脫得赤條條地，匾扎起一條水棍兒，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；頭上除了巾幘，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；在江邊，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只漁船，趕將來，口里大罵道：“千刀萬剮的黑殺才！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，走的不是好漢子！”李逵听了大怒，吼了一聲，撇了布衫，搶轉身來。那人便把船略擺來湊在岸邊，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，口里大罵着。李逵也罵道：“好漢便上岸來！”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撈（尸×亡）；撩（分丨么）撥得李逵火起，托地跳在船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：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，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，雙腳一蹬，那只漁船，箭也似投江心里去了。李逵雖然也識得水，苦不甚高，當時慌了手脚。那人更不叫罵，撇了竹篙，叫聲：“你來！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！”便把李逵胳膊拿住，口里說道：“且不和你廝打，先教你吃些水！”兩只腳把船只一撈（尸×亡）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兩個好漢扑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。宋江、戴宗急趕至岸邊，那只船已翻在江里。兩個只在岸上叫苦。江岸邊早拥上三五百人在柳陰底下看，都道：“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！便掙扎得性命，也吃了一肚皮水！”宋江、戴宗在岸邊看時，只見江面開處，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，又淹將下去；兩個正在江心里面，清波碧浪中間：一個顯渾身黑肉，一個露遍體霜膚；兩個打做一團，絞做一塊。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。

当时宋江、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里揪住，浸(ひ)得眼白，又提起來，又納下去，老大吃虧。便叫戴宗央人去救。戴宗問众人道：“这白大漢是誰？”有認得的說道：“这个好漢便是本处賣魚主人，喚做張順。”宋江听得猛省道：“莫不是綽(ひ)号‘浪里白条’的張順？”众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宋江对戴宗說道：“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营里。”戴宗听了，便向岸边高声叫道：“張二哥！不要动手！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！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，你且饒了他，上岸來說話！”張順在江心里，見是戴宗叫他，却也时常認得，便放了李逵，赶到岸边，爬上岸來，看着戴宗，唱个喏，道：“院長，休怪小人無礼！”戴宗道：“足下可看我面，且去救了我这兄弟上來，却教你相会一个人。”張順再跳下水里，赴將开去。李逵正在江里探头探腦，假掙扎赴水。張順早赴到分际，帶住了李逵一只手，自把兩条腿踏着水浪，如行平地；那水浸不过他肚皮，淹着臍下；擺了一只手，直托李逵上岸來。江边的人个个喝采。宋江看得呆了半晌。張順、李逵都到岸上。李逵喘做一团，口里只吐白水。戴宗道：“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。”

張順討了布衫穿着，李逵也穿了布衫。四个人再到琵琶亭上來。戴宗便对張順道：“二哥，你認得我么？”張順道：“小人自認得院長，只是無緣，不曾拜会。”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：“足下日常曾認得他么？今日倒冲(ひ)撞了你。”張順道：“小人如何不認得李大哥，只是不曾交手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也淹得我穀了！”張順道：“你也打得我好了！”戴宗道：“你兩個今番做个至交的弟兄。常言道：‘不打不成相識。’”李逵道：“你路上休撞着我！”張順道：“我

只在水里等你便了!”四人都笑起來，大家唱个無礼喏。戴宗指着宋江对張順道：“二哥，你曾認得这位兄長么？”張順看了道：“小人却不認得。这里亦不曾見。”李逵跳起身來道：“这哥哥便是黑宋江！”張順道：“莫非是山东及时雨鄆城宋押司？”戴宗道：“正是公明哥哥。”張順納头便拜道：“久聞大名，不想今日得会！多听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，扶危济困，仗义疎財。”宋江答道：“量小可何足道哉！前日來时，揭(41世)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里住了几日；后在潯陽江上，因穆弘相会，得遇令兄張橫，修了一封家書，寄來与足下，放在营內，不曾帶得來。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这里琵琶亭吃三杯，就觀江景。宋江偶然酒后思量些鮮魚湯醒酒，怎当得他定要來討魚。我兩個阻他不住，只听得江边發喊熱鬧；叫酒保看时，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。我兩個急急走來劝解，不想却与壯士相会。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杰，豈非天幸！且請同坐，再酌三杯。”再喚酒保重整杯盤，再备餚饌。張順道：“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吃，兄弟去取几尾來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和你去討。”戴宗喝道：“又來了！你还吃得水不快活？”張順笑將起來，綰了李逵手，說道：“我今番和你去討魚，看別人怎地？”

兩個下琵琶亭來。到得江边，張順略哨(7么)一声，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边。張順問道：“那个船里有金色鯉魚？”只見这个应道：“我船上來！”那个应道：“我船里有！”一霎时，却湊攏十数尾金色鯉魚來。張順选了四尾大的，把柳条穿了，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。張順自点了行販，分付了小牙子把秤賣魚。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。宋江謝道：“何須許多？但賜一尾便